

## 乙年 常年期第廿九主日

【依五十三2-3, 10-11；希四14-16；谷十35-45】

各位弟兄姊妹：這個主日是乙年常年期第二十九主日。

本主日的福音是緊接在耶穌第三次有關祂將要受難和復活的預言後面。然而，耶穌是在宣告祂的苦難，但門徒們卻一次也沒有懂得耶穌的宣告。他們仍然冥頑不靈地以為，耶穌所要帶來的是一個兵強馬壯、臣服眾王、統治萬邦的以色列王國。因此，耶穌明明講的是在耶路撒冷的死亡，聽在門徒耳朵裡卻是變成了要在耶路撒冷稱王。

所以今天的福音就是向我們敘述，載伯德的兩個兒子雅各伯和若望一聽耶穌就要稱王了，馬上搶在眾門徒之先，捷足先登來到耶穌跟前，向祂請求說：「老師，求祢能答應我們的一個請求。……在祢的光榮中，讓我們一個坐在祢的右邊，一個坐在你的左邊。」原來，祂們請求耶穌稱王的時候，讓他們可以擔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左右丞相，在世俗的權勢中分一杯高湯濃羹。這也難怪其他門徒一聽這對兄弟的請求之後的反應，就是對他們生氣。他們之所以個個如此生氣，不就是因為他們都個自心懷爭權的鬼胎嗎？但在耶穌跟前也只能以生氣來表達那一句如鯁在喉、說不出口的話：「憑什麼是你們兩個？」

那耶穌的反應呢？耶穌並沒有肯定他們的請求，但也沒有指責他們的請求，耶穌的回應是：「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甚麼。」當然，從雅各伯和若望的觀點來看，他們當然知道自己所請求的是甚麼，而且請求的內容還非常具體。但是很奇怪，為什麼這對當事人兄弟明明是斬釘截鐵、毫不遲疑地說出請求的內容，而耶穌卻是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甚麼。」唉！這就奇了！怎麼我以為我所知道的，竟然正是我所不知道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如果門徒們的心還有一點知覺的話，那麼聽到耶穌這樣的回應，一定也會陷入五里雲霧的困惑當中。

這種困惑就讓我想起，在我修士培育的最後階段，我接受CPE（也就是「臨床牧關教育」）整整十個星期300個小時的過程。在一次課程的經驗裡，也曾經讓我跌入類似的迷霧之中。那次的經歷是這樣的：當督導聆聽完我所作的一篇報告之後，這篇報告是我和前一天拜訪的一位病人的談話逐字報告，督導就問我說：「修士，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突如其來的這一問，問得我腦筋嗡嗡作響，覺得好像一切的努力都被否定掉了，因此也有一點惱怒。在報告中，我不是把課堂所教的一切牧靈的方法、探訪病人的技巧、該注意的事項都應用上了嗎？報告中不也都作了詳細的說明嗎？我怎麼會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呢？！為甚麼督導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呢？我除了再重覆一次之前的報告內容，實在不知道督導到底還要些什麼。當督導耐心地聽完我第二次的報告之後，她對我說：「修士，是的，你當然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你所做的也都符合CPE的牧靈關顧理論。不過，或許問題也就是出在這裏。就是因為你太知道自己想要甚麼，也太知道要把方法、技巧、理論套在你所服務的人身上，因此忽略了對方想要什麼，從而錯過或錯聽了這位病患真正的需要以及他真正要說的話。」是的，我也像兩位門徒一樣，選擇性地聽到我自已想要聽的，而聽不到我自己不想要聽的。所以，結果就是以為我所知道的，竟然正是我所不知道的。

其實不只是我，也不只是兩位門徒，更不只是耶穌的其他門徒，我們不也是常常這樣在聽耶穌講話嗎？耶穌明明向我們啓示，祂怎樣因愛而為我們承受苦難和死亡，而我們卻是在尋找特權、優勢以及個人的滿足。或許這十字架上的愛不是一門容易學得的功課，不是容易入耳、更不是容易入心的話，因此我們常常以世俗的權勢取而代之，似乎成為別人的主宰比為人犧牲容易，而成為天主也比承行天主的旨意要來得簡單，耶穌向我們提出的問題明明是：「你愛我嗎？」而我們拋回祂的答案卻是：「願在祢的王國內，一個坐在祢的右邊，一個坐在祢的左邊。」

耶穌在回應兩個門徒說：「你們不知道你們所求的是甚麼」之後，祂緊接著說：「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或者，你們能受我受的洗嗎？」「飲爵」直指耶穌的苦難，而耶穌的洗禮就是血的洗禮，也就是指向十字架的血祭。面對這問題，想必兩位門徒仍然不明不白耶穌邀請的真正內容是什麼，此時他們還是處在他們以為他們所知道的，然而竟然正是他們所不知道的迷霧當中，所以他們慷慨激昂地回答耶穌：「我們能。」事實上，他們何止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也根本不知道他們所應許的是什麼。

但不管知不知道自己在對什麼邀請作出應許，耶穌仍然給予門徒一個特殊的回答，宣告兩位弟子未來的殉道：「我飲的爵，你們必要飲；我受的洗，你們必要受。」想必，兩位門徒一定期待耶穌接下來會說：「是的，許你們一個坐在我的右邊，一個坐在我左邊。」因為耶穌提出的邀請，兩位門徒接受了。可是想不到的是，耶穌的回答竟然是：「坐在我右邊或左邊，不是我可以給你的，而是給誰預備了，就給誰。」

耶穌這樣的回答肯定是像一盆冷水一般，會讓門徒的勃勃野心冷卻一些。事實上，耶穌這樣回答的目的就是要將門徒們從野心及自私當中釋放出來，而讓他們能夠分享祂的愛，並更加靠近祂自己。他們所請求的是能夠坐在耶穌的榮耀旁邊，然而耶穌要給他們的恩寵是超越旁邊的位置，祂邀請他們在愛中、在慷慨中與祂同在。坐在耶穌的左邊或右邊，怎麼坐都還是第二位，但是耶穌邀請我們不單單只是坐第二位，不，祂要我們在愛中、在慷慨中與祂合而為一。

除此之外，耶穌這樣的回答也教導了我們生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般人認為，坐在顯赫人物的左右，才能顯示與顯赫人物有關係，才能分享他的榮耀。所以你可能會問，是否一定非得等到坐在耶穌的左右兩邊了，才能與耶穌有關係，分享耶穌的榮耀？是不是只要我跟隨耶穌的腳步，走耶穌的道路；喝耶穌所喝的杯，受耶穌所受的洗，我就必定能夠得到耶穌左右兩邊的位置？其實按耶穌的回應，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然而，得到或得不到根本不是焦點所在。在跟隨耶穌

腳步的這個過程，在走耶穌所走的道路的這個過程，在喝耶穌所喝的杯的這個過程，在受耶穌所受的洗的這個過程，我們就已經有分於耶穌，就已經在分享他的榮耀，因此這過程本身就有足夠的意義和價值。意義，不需要等到被頒獎表揚的時候；價值也不需要由獎杯來決定。

接著，耶穌更進一步向門徒具體指出真正的偉大是什麼，真正的意義價值是什麼，祂說：「各國都有被尊為元首的統治他們；也有官長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要這樣。在你們中間，誰若願意作大人物，就該作大家的僕人；誰若願意居首位，就該作大家的奴僕。」原來，真正的價值不在於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是在於服務，在於幫助他人去實現、完成一個美麗的生命，並活出人的尊嚴。而耶穌不只是以言語為我們作了這樣的教導，更是用一生的生命為我們活出了祂所教導的：「人子不是來受服侍，而是來服侍人，並交出自己的生命，為大眾做贖價。」

耶穌的服侍生命也在很多基督徒身上生活著。這是一位名字叫皮耶（Abbé Pierre）的法國基督徒的真實事蹟。他曾經在國會裡擔任議員，但後來因為對政治改革的停滯不前而感到極度失望。就在一個嚴寒的冬季，他看見許多巴黎的乞丐都被凍死。從那時起，他就拋開世俗的一切，成為一名專為服侍窮人和遊民的方濟會修道士，並將他們組織集合起來。

這些分成小組的乞丐，分別在城市裏撿拾瓶子。接著，皮耶帶領他們用廢棄的磚塊蓋了一間倉庫，開始了處理空瓶的生意，來養活他們自己。最後，他吩咐每個乞丐必須去幫助比自己更不幸的人。過了幾年，也就是在1949年，他成立了一個以厄瑪烏（Emmaus）為名的慈善團體，並帶動了服務窮人和遊民的厄瑪烏運動。

最終，巴黎的遊民人數大減，因此，他便遠走印度。他說：「倘若我無法找到比我幫助過的遊民更加不幸的人，那麼這個慈善團體便無法達到真正的目標。這個組織最終會淪為擁有權力與財富的團體，所有屬神的影響便會失落，如此，他們就不再對象可以服侍。」在印度的癲瘋病院中，皮耶遇到了更不幸的人。回到法國之後，他就動員那些他幫助過的遊民，在印度一間醫院設立了癲瘋病部門。他對那些感恩不已的病人說：「是你救了我們，如果我們不去服侍，那麼就只能死亡。」

是的，皮耶神父的服侍就是從耶穌那裡學來的。但事實上，耶穌沒有因為有門徒爭權就去剷除權力架構，而是去重新定義權位。門徒與耶穌對於「作大的」、「為首的」的定義有所不同，門徒以管轄或支配別人的廣度及深度來定義權位，然而耶穌卻以服務別人的廣度和深度來定義權位。

耶穌在今天的福音中，透過祂與門徒的對話，而教導了我們許多生命中的道理，祂也要我們對這些教導作一個回應：「你們能飲我飲的爵嗎？」耶穌與祂天父的親密給了祂飲祂的杯的力量，而這親密是一種全然信任的親密，裡面沒有權勢的角逐，也沒有地位的排行榜，更沒有利害關係的約定承諾；只有純潔、毫無保留、沒有止境的愛。耶穌願意分享給我們同樣的親密，好讓我們可以接受祂飲爵的邀請。那種親密有一個神聖的名字，它叫聖神。願那使我們與耶穌親密合一的聖神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能以心對心、以心貼心地洞悉耶穌所提的問題與邀請，並賜給我們力量和勇氣不斷地向那偉大的問題和邀請說「願意」。阿們。